

喜洲志

杨宪典编纂

顾问 张 旭

44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

喜 洲 志

杨宪典编纂

喜 洲 志

杨宪典编纂

顾问 张 旭

内部资料 不许翻印

一九八八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大理白族自治州南诏史研究学会编

大理市印刷一厂印装

顾 问 张 旭
编 纂 杨宪典
校 对 杨 慎 施珍华

本 志 书 印 费 承
邑 人 何 庸 同 志 资 助
特 此 志 谢

喜 洲 释 名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张骞自大夏（阿富汗）归来，具言蜀道可通身毒（印度），武帝即数次派兵征讨白族的先民——昆弥蛮，但都不能取胜。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武帝击灭了深劳，靡莫，以兵临滇，滇王降，请置吏入朝。武帝乃在滇池设益州郡还在今洱海地区设置牂榆、云南、比苏、邪龙等四县，并赐滇王印，复令长其民。进行“羁靡”统治。此为白族先民的住地昆弥归并祖国中央王朝版图之始。

牂榆又作叶榆，叶牂音通，这是汉代洱海地区的民族语的音译。但从那时起，叶榆二字作为洱海或洱海地区的称谓，一直相沿到现在。只是译音的汉字多次改变，音还是保留下来，意思是什么？尚待考查。

牂榆就是大理，县城就在洱海西部，自来无异议。剑川一带的白族语叫大理为Dei t li x，而且更多的是指喜洲，是否因为喜洲商人外出多，接触面广，他们就成了Dei t li x的代表。而Dei t li x二字又与大厘二字的读音相通，与牂榆的读音也很相近。因此，汉代的牂榆古城遗址，就在今喜洲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也是可取的。但牂榆在唐人书上，为什么又写作大厘。我们的看法是牂榆，大厘。是同一民族语的汉字的不同音译。牂榆二字从字面上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大厘则显然是包含有贬义的汉语词。厘字在汉文古字典里有四通五音十九含意。有些意思完全是对立。相互矛盾的。如厘与僖、禧通，有吉祥之意，但又与嫪通，是

对寡妇之称，是贬义词。因此，虽同是民族语同一词的音译，但译作汉字，就可以作几种不同的解释。这在精通汉语文的南诏王室成员如异牟寻，寻阁劝以及其他某些汉语文水平较高的河蛮知识分子，他们就自然会拒绝用“厘”字，而用僖或禧了。我们看后来专用的“喜”字，也就是僖的简化。白族叫喜洲为hexjlx，hex为白族的笑声，jlx就是脸，可译作喜脸，也就是僖。禧的意译。

大厘是南诏王室成员所经常居住之城，如果说太和是旧都，阳咩弥是新都，那大厘城应该是陪都或行都。这样重要的政治名城。当然不能取名大厘。因此，在《蛮书》及其他唐代文献里，把大厘改作史睑、史城。“史”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有说是隋代史万岁南征时曾驻过此城，故称为史城，以资纪念；也有的说“史”与“喜”音相近，故“史”化为“喜”，也有说“史”是白语“第二”之意，所谓此城是仅次于阳苴咩的南诏王室的第二座都城，即前面说的陪都之意。这一说法还有点道理。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南诏德化碑》上有“越賧天马生郊，大利流波濯锦”之句。前半句看来与大厘无关，后半句分明是讲大厘。说大厘是织锦之城，是手工业之城。至于为什么要把“大厘”改作“大利”，当然是前面说过的取其吉祥之意。《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蛮地无桑。悉养拓蚕绕树。村邑人家，拓林多者数顷。耸干数丈。正月初蚕已生，三月中茧出。抽丝法稍异中上。精者纺丝缕，亦织为锦及绢。其纺织入朱紫以为上服。锦文颇有密致奇采。蛮及家口悉不许为衣服。其绢极粗，原轴不入色，制为衾被，庶贱男女，许以披之。亦有刺绣，蛮王并清平官礼衣，悉服锦绣，皆上缀波罗皮。俗

不解织绫罗，自大和三年（829）蛮贼寇西川，虏掠巧儿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织绫罗也”。这一段纪录虽成文于立南诏德化碑之后六十三年，但仍可作“大利流波濯锦”之极好注释，可以从中看到南诏时期喜洲工商业情况和她在南诏大理经济文化建设中之地位。

这里还有一个“河賧贾客”的问题。《蛮书·卷二·山川江源》高黎贡山条纪录了《河賧贾客谣》。原文是河賧贾客在寻傅（傅疑是搏之讹，应为寻搏，即今景颇族）羁旅未归者。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賧热，春时欲归来，手中络赂绝”！又说：“大賧周围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也。地有瘴毒，河賧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賧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遂罢不复往来”。这里一则说明怒江以西伊洛瓦底江中上游是一个大賧，白语“大平坝”之意，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盛产玉石，琥珀、宝石、沙金、犀牛、象皮、虎皮、麝香。但有瘴毒，河賧贾客羁旅在此。死亡甚多，再则说明这里民族众多。语言复杂，只有河賧贾客经常到彼中贸易，熟习其语言和风俗，因此，河賧贾客就成了当时各民族间的交往联络的翻译人员。但有些民族的语言，也要经过“三译四译”才得与河賧语相通。河賧人及其子孙，善于学习别民族语言充当翻译，不仅古代如此，据《贵州通志》所记，元明时期在毕节、安顺一带充当汉官翻译的，也尽是他称“罗苴”的白族先民，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喜洲十六村居民中间，随时可以找得到滇西各民族包括一些中缅边境的各种民族语言的翻译人员，这些人员不仅懂得语言，而且对各民族地方的风土人情，物资出产，也都了解

得一清二楚。这应该说是从“河賧贾客”一直沿袭下来的，是商业上所必须有的人才贮备。

我们可以这样说，两汉译写的牂榆，改写成含有贬意的大厘，后又把大厘改写成“史城”，译作“大利”，后来定下为喜洲，这不是精通汉文的知识分子是不能办到的。这是随着汉文化在洱海地区白族先民中间的普及深入的必然结果。而后来南诏王蒙世隆之称大礼，段思平之取国名大理，也都是根据了从汉代以来白族先民对洱海周围坝区的民族语的称谓。当然写成汉文之后，即使读音与民族语音相近，也只能按汉字的含意来作各自不同解释了。

洱海地区自古就是我国西南边疆通往印度缅甸的交通要道，而这里险要的地势，莫胜于洱海西岸的唐史所称的河賧。河賧背靠苍山。脚踏洱海，下有海尾河（西洱河）的阻隔，上有山水相连龙口要隘（上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公元76年哀牢王类牢杀了永昌守令，攻掠嵩唐，太守王寻奔牂榆，后来汉兵就以牂榆为根据利用了邪龙县昆明夷鹵承，击杀了类牢，公元118年（东汉元初四年）益州、永昌夷人联合起义。杀了二十余县的“长吏”。益州刺史从事杨竦到牂榆，大破封离，斩首三万余级，封离投降。这两次战争相距四十三年。都凭借牂榆的险要把起义的民族队伍镇压下去。这就说明牂榆不仅是地形险要，而且是东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而这个据点，没有疑问就是唐代大厘、大利、史城以及今天喜洲的前身。如果没有两汉的经营，没有数百年工商业技术和人材的积蓄，就不可能出现南诏时期的遍布中印道上的河賧贾客，也不可能出现“邑居人户尤众”和“流波濯锦”之繁盛的小手工业城镇大利。以后再经过

南诏大理两王国六百年的经营，宜其在元明以来的大风浪里，仍然保持其文化传统，民族风貌而长盛不衰。似喜洲这样从公元前一世纪到现在，历时二千余年，经历了无数风浪而仍能保持民族特色，不仅在白族里面只有她，就是在西南其他民族里面也很少见。如果说，苍山洱海是白族的摇篮，是白族的抚育恩人，那应该说，在苍山洱海之间成长起来有二千余年历史的喜洲，就是白族的典型代表，她代表了白族对伟大祖国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西南边疆的开发。有过卓越贡献。

苍山是父、洱海是母。她们抚育了喜洲。喜洲既是白族过去的代表，她也将代表白族的未来。喜哉喜洲！

张 旭

1988年5月于大理市

目 录

喜洲释名	(1)
第一章 地理环境	(1)
第二章 历史沿革	(6)
第三章 族属源流	(10)
第四章 人物传记	(33)
喜洲现代人才简介	(101)
第五章 名胜古迹	(118)
(一) 弘圭山古墓碑选录	(119)
(二) 弘圭山上的“白文碑”	(126)
(三) 弘圭山上的寺庙	(140)
(四) 给事中弘山杨公墓志	(140)
(五) 喜洲寺庙	(143)
(六) 牌坊、照壁、门匾	(149)
(七) 龙湖雁塔	(151)
第六章 “喜洲商帮”	(154)
1、喜洲商业经营发展概述	(154)
2、永昌祥严子珍发家致富简史	(167)

3、董澄农创立锡庆祥始末简述	(173)
4、大理喜洲金圭寺白族制毡业	(176)
第七章 上层建筑各方面	(186)
(一) 政、警、法机构	(186)
(二) 家庭、宗族和婚姻	(188)
(三) 喜洲河矣城等村的婚俗	(206)
(四) 喜洲十六村丧葬礼仪及禁忌	(208)
(五) 喜洲白族的禁忌	(219)
(六) 传统节日盛会	(221)
(七) 宗教信仰	(226)
(八) 学校教育和医药卫生	(229)
(九) 文学艺术	(236)
第八章 喜洲辛亥革命以来大事记	(248)
(一) 杨辉五反正记	(248)
(二) 大水灾	(250)
(三) 地震	(252)
(四) 匪患	(254)
(五) 霍乱大流行	(259)
第九章 今日喜洲	(260)
(一) “三寸金莲闺秀”变为生龙活虎 “金花”	(260)
(二) 洱海水倒流，神龙变铁龙	(261)
(三) 油灯改电灯照遍村村角角	(264)

(四)新型的喜洲建筑工人遍四方	(265)
(五)“多子多福”与计划生育	(266)
(六)三千斤肉三千斤鱼，不够喜洲一 早起	(267)
(七)科学育蝶成功，恢复蝴蝶泉奇观	(267)
(八)洱海渔	(269)
(九)侨乡喜洲	(270)
(十)绿化喜洲	(271)
后 记	(271)

第一章 地理环境

喜洲位于大理市北部，西枕苍山，东濒洱海，山明水秀，云霞漫灭，城廓滨水，如在镜中，抗日战争期间，武昌华中大学迁居于此，国内外学者名流云集，曾誉之为云贵高原明珠，其中聚居着白族人民，文化较高，富于想象，诗歌传说之优美，可继《九歌》。

山海之间，是一倾斜形的狭长平坝，南北长约十余公路，公路横贯其中，南距大理原县城十七公里，北到邓川二十公里。东西较窄，从苍山五台峰麓到洱海约六公里，海西有一个龙湖，占地约千亩，濒龙湖早年有一座小塔，称为“龙湖雁塔”，邑人杨镕曾题“万丈文光辉雁塔，千重墨浪漾龙湖”为此写照。这个龙湖，不仅把喜洲点缀得湖光山色，风月无边；而且龙湖盛产鱼类海菜，成为喜洲的“聚宝盆”。在龙湖洱海之间，有一条沙洲，把湖海隔开，称为“大鹤鹏洲”，俗叫海舌，为风景胜地，可惜十年动乱期间，被“围海造田”风潮，将龙湖填平荒废，人们无不引以为憾。

道路方面，自古有上中下三条马路，上道沿苍山脚，中道从作邑经弯桥，下道沿海边而行，三路均直通龙尾关博南古道，抗战前夕，修建了公路，即滇缅公路。解放前，公路破塌，每至雨季，道路泥泞，车马难行。解放后，已整修一新，喜洲除陆上交通外，洱海航运通畅，可达下关、上关、海东等地。

喜洲地势略低于大理，海拔2096公尺。气候温和，风力为二级左右，不如下关多风，有四季如春之称。据1957年的气象资料表明：全年气温最高为20.5℃，最低为10.1℃，平均为15℃。全年无霜期为217天，风向一般是西北风和西南风。每年秋末即进入干季，雨量稀少，至次年二、三月最迟四月以后雨量渐多，六至八月为雨季，十月以后为干季，据1957年的资料，全年降雨量为1540.5毫米，年蒸发量为1900毫米。

山脉主要为苍山十九峰中的五台峰，五台峰居莲花峰之北，坡大沟深，山路平坦，土脉肥沃，山后木材繁多，石质松而劣，多不成用。其下略分五支，北支有铜矿，藏量丰厚，前经开采，日久停废。

河流主要有苍山十八溪的万花溪，经喜洲注入洱海。万花溪位于阳溪之北，源发于花甸哨（坝），大而且远，农历七八月间，洪涛汹涌，行人病之。其支流所经，上则辰登、新登、上下院旁，左则阁洞旁，下及南北星登，小沟尾，右则江渡、城南下及喜洲、寺上下、中和邑，以至河矣城、河湊江、江上村之田，皆得灌溉。另有一沙平涧，源出沧浪峰下，平时其流甚细，夏秋之交，大雨时行，则横流四溢，小院旁三舍邑二村之田，资其灌溉。

此外，附近还有锦溪、芒涌溪、阳溪河、霞移溪等河流。

过去，每当雨季到来，洪水为患，干季则只有少量流水，解放后，由于大修水利，安置抽水机器，引洱水倒流，用水极便，水旱无忧，现在已基本解决了水利问题。

喜洲附近的土地平坦，土壤受雨水的冲刷不大，有机质含

量较多、土质以沙质土壤为多，沙土次之，一般均较肥沃，土层厚度在一市尺左右，也有厚至二三市尺者，土壤以酸性较多，中性次之，微碱少数。

苍山除顶部山后有森林外，中下部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已砍伐殆尽，均是童山秃岭。解放后已种植大量树苗，然成效不大。

苍山五台峰内的花甸坝（哨），极有开发价值，出产的药材很多，尤以贝母、茯苓、黄莲等为贵，花甸不仅可供种植大量药材，而且发展畜牧业大有可为，解放后曾一度修公路，进行开发，惜乎没有继续进行，现在只有花甸坝党委会少数干部和部份留在花甸的人，坚持种植和养殖业，种出的少量药材用骡马驮运，饲养的良种牦牛还有上千条。

洱海盛产鲫鱼、细鲤鱼、黄皮鱼、弓鱼等，近年来弓鱼已极少而代以新产品种草鱼，白鲢鱼、大虾，还盛产螺蛳及大量海藻。

喜洲是白族聚居地区，杂居有少数回族和汉族，数百年来和睦相处，解放前喜洲全镇（仅指史城镇）有1122户，5982人，其中白族1020户，5554人，占总人口的92.85%，回族和汉族102户，423人，占总户数的9.1%，占总人口的7.15%。

语言方面，喜洲白族受汉族影响比较深远，在语言词汇上吸收了很多汉语，特别是解放以来，由于党的各项政策的宣传教育和民族关系的进一步融合，白族语言中吸收了更多的汉语新词汇，一般男子和青年妇女都通汉语。

喜洲地区，以苍山十九峰的五台峰麓左右为范围，主要以“市上城沙，寺和河江，庆凤朝阳城珂江院”十六个字的

名称组成，具体村名是：

“市上城沙”包括：

市上街	染衣巷	上洪坪
官充	南充头	坡头村
市坪尾	城北	沙村
大界南北	城东村	小沟尾
市户	积善邑	

“寺和河江”包括：

寺上下村	金圭寺
江上村	河湊江
河矣城	赤土江（今改河乐村）
中和邑	

“庆凤朝阳”包括：

庆洞庄	朝阳村（今名凤阳村）
凤鸣邑	小沙坪
小星村	

“城珂江院”包括：

新城南	上院旁
旧城南	下院旁
珂里庄（回族聚居村）	新登
江渡	长登

解放以后，人民生活改善，人口激增，行政区划改变，喜洲划为大理市喜洲区，全区从作邑至周城上关以内，都属喜洲区范围。村落包括云弄峰下的上关关内、波罗旁、周城、仁和村、弓鱼洞、仁里邑、上兴庄、中兴庄、角盈村、下兴庄、上新生邑、下新生邑、峨南哨、美坝村、永宁村、

南星登、北星登、小院旁、阁洞旁、三舍邑、上下作邑等二十二村。加上原来的“市上城沙”、“寺和河江”、“庆凤朝阳”、“城珂江院”的各村共四十六村。

户籍

根据民国三年《大理县志稿》所列统计数字中把喜洲区划为上乡区（喜洲区原名太和县上乡区，后改为大理县第二区，分上下两半区，统一称为大理县第二区）。

大理县第二区户口（根据太和县民国初年统计数）：

上乡区	4061户
男	13897人
女	11486人
学童	2332人
壮丁	3568人
农人	3603人
工人	608人
商人	854人
有职业者	7397人
无职业者	5500人
总计男女共	24283人

解放后1983年将下关市、大理县合并设立为大理市。自治州所辖一市、九县、二自治县，喜洲区人民政府属大理市，下有喜洲镇人民政府，喜洲区范围由上下作邑至上关。

全喜洲区1985年调查户口为11305户，人口总数为53930人，男20675人，占人口48.54%；女27755人，占人口51.45%其中回族共有2464人，1954年调查数为10940户。

喜洲镇下设七个街（巷）道，十五个农业生产合作社